

# 馬蹄聲遠餘韻悠

雲 德

由戰爭動脈而經濟脈，馬匹進而成為文明交流的鮮活媒介與絲路繁華的躍動音符。絲綢之路，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文明大動脈，其繁盛離不開駝隊，亦仰仗馬幫。商隊鈴聲與馬蹄聲交錯，貨物與思想也隨之流轉。唐代設立完備的驛傳系統，「一驛過一驛，驛騎如星流」，駿馬奔馳，保障了政令暢通與物流高效。馬匹本身還是重要貿易品與外交禮器，類似昭陵六駿所折射的良馬崇拜，抑或唐玄宗為求吐蕃良馬而進行的金帛易駿交易，馬不僅拉近了地理距離，更在貿易、使節往來、宗教傳播中，編織起一張跨越民族與文化的動態交流網絡，促成盛唐胡馬入華風的融合氣象。

超越實用藩籬，馬更躍入華夏精神的蒼穹，成為文化意象與人格象徵的璀璨星辰。在文學疆域，它既是《詩經》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」的雄渾背景，亦是曹操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」的壯志載體，更是杜甫「驍騰有如此，萬里可橫行」的豪情寄託。尤其是羅貫中筆下的三國風雲，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馬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非凡角色。呂布胯下的赤兔馬，「渾身上下，火炭般赤，無半根雜毛；日行千里，渡水登山，如履平地」，其所謂「人中呂布，馬中赤兔」，幾近成為武力巔峰的象徵。此馬先隨呂布橫掃中原，後歸關羽，助其斬顏良、誅文丑，過五關、斬六將，成就武聖威名。一匹馬連接兩位絕世武將的命運，其神駿腳力直接參與塑造了歷史格局。而劉備之的盧馬，雖背負妨主之名，卻在檀溪性命攸關的驚天一躍中，馱着劉備脫離絕境、化凶為吉，改寫了蜀漢創始人的命運軌跡。

當歷史浪潮奔湧至工業革命的拐點，蒸汽

機的轟鳴終於漸次掩蓋了清脆的馬蹄聲。馬在傳統的交通、軍事、農耕中的主導地位不可逆轉地式微，淡出了實用的台前。然而，其文明印記並未就此湮沒，駿馬的形象從沙場悍將悄然轉型為文化與心靈的使者。其忠誠、勇毅、耐勞的品性，更與儒家推崇的君子之德相契合，成為人格砥礪的鏡像坐標。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，馬被賦予了乾象、陽畜的哲學意涵，象徵着天行健的剛健精神與君子自強不息的韌性品格。伯樂相馬的典故，早已超越畜牧學，成為對識才之智與用才之道的永恆隱喻。韓愈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」的喟嘆，道盡了人才與機遇的千古命題。杜甫詠馬「竹批雙耳峻，風入四蹄輕」，讚譽的是其俊逸神采與不凡氣骨；徐悲鴻筆下奔放的駿馬，更是民族危亡之際奮起精神的激昂寫照。在西方，希臘神話中那匹長有雙翼的佩伽索斯馬是靈感與詩性的化身；中世紀騎士文學中，馬同樣也是忠誠、榮譽與高貴情操的夥伴。此等文化建構，使馬從役畜一躍而蛻變為蘊藉深厚的文化靈獸，在各個族群的集體心理中刻下深深烙印。馬，已然成為一種跨越文明的精神符碼，凝結着人類對力量、自由、忠誠與超越的共同想像，尤其像「馬到成功」「龍馬精神」等成語的鮮活運用，愈益昭示着馬文化奔騰不息、勇往直前的精神內核，依然在激勵着現代人奮發前行。

我們值新春再聞馬歲鐘聲之際來說馬，絕不僅僅作生肖應景，而是透過這一獨特視角，試圖進行一次文明肌理的縱向掃描。從金戈鐵馬到文化駿驥，馬的形象流變，足以讓世人深切

地品味出文明進程中力量與倫理、征服與共生、利用與敬惜的永恆張力。那穿越歷史煙塵的聲聲蹄響，不僅是過往的回音，更是對未來的叩問：在人類駕馭自然能力空前強大的今天，我們能否以更為清明與仁厚的智慧，處理好發展與倫理、權力與責任的關係？或許，馬年沉思的真正價值，就在於讓我們在聆聽那漸行漸遠的歷史蹄聲時，獲得一份關於文明前路的深刻啟迪。



▲徐悲鴻《奔馬圖》（1947年）。資料圖片

## 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干支輪迴，又逢馬年。當生肖文化以它獨有方式將「馬」推至舞台中央時，我們從中審視的不僅是一種生靈，更是歷史長卷中一道深刻而複雜的文明拓片。馬，這個自石器時代便與人類命運交織的物種，其形象早已超越生物範疇，成為華夏文明乃至人類歷史中一個內涵豐沛的象徵符號。

漢代桓寬在《鹽鐵論》中曾這樣斷言：「馬者，甲兵之本，國之大用。」其金石擲地之聲，穿透兩千年塵囂，直指馬在華夏文明譜系中的樞軸之位。從冷兵器時代的戰馬嘶鳴，到絲綢之路上的駝馬並駕，再到現代語境下的精神圖騰，馬的蹄聲始終在文明的殿堂裏迴盪，既踏出了金戈鐵馬的雄壯，也叩問着速度與馴服背後的文明悖論。

馬之為用，首在力與速的物性昇華，堪稱文明拓疆之基石。在冷兵器時代，騎兵乃戰爭之王，馬甚至可以去定義國家的武力與疆域版圖。武王伐紂，「駟騶彭彭」，周人以車馬之利克商；秦漢之際，匈奴「控弦之士三十餘萬」，其強大騎兵迫使中原築起萬里長城；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，絕非衣冠之變，而是深刻的軍事與社會革命，馬成了趙國變法圖強的鋒刃；漢武帝為求大宛汗血寶馬，不惜傾國之力遠征，其執念的背後，是對戰略資源「天馬徠，從西極，涉流沙，九夷服」的極致渴望。因為馬的良莠，直接牽動着帝國安危與興衰命脈。更觀蒙古大軍依仗耐力超群的蒙古馬，如旋風般席捲歐亞，馬背不僅承載戰士，更馱起一個空前遼闊的帝國疆域。馬以其血肉之軀，化作冷兵器時代最為關鍵的軍事裝備，成為力量投射與空間征服的核心載體。

## 都會大學展出芳艷芬林家聲等名伶戲服

# 「裳心貫藝 聲好芳華」回望粵劇發展歲月

粵劇名伶穿的戲服，既是本身飾演角色的彰顯，也是「可穿戴的藝術品」，工藝製作反映粵劇發展歲月。由香港都會大學何陳婉珍粵劇研藝中心、大學圖書館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辦的「裳心貫藝 聲好芳華——粵劇戲服展覽」即日起在香港都會大學展至6月30日，展出多套粵劇名伶穿過的粵劇戲服，橫跨多個行當，引領觀眾近距離欣賞戲服工藝和設計，加深對粵劇文化的認識。公眾登記可免費參觀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

▲展廳現場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

### 粉紫地橙金片女蟒

▲這件女蟒為陳好逑家人借展，做工精緻，為粵劇珠片戲服，曾在上世紀中葉盛行一時，使用珠片、膠片、鏡片等材料作為裝飾，以增強舞台閃亮效果，見證粵劇發展融入新元素。然而後期因戲服過重，影響演員發揮，逐漸被傳統繡繡或機繡取代，但其華麗特色依然是粵劇舞台經典回憶之一。

粵劇戲服承襲明清衣冠制式，遵循「寧穿破，不穿錯」的規矩，依據行當與角色身份分門別類，製作經過選料、度身、繪圖、繡花及釘片等工序，展現審美風格的演變。

### 陳好逑「珠片戲服」亮相

展覽現場見到大型玻璃櫃中陳列的八套戲服，焦點戲服包括「花旦王」芳艷芬、已故粵劇名伶林家聲、已故「藝術旦后」陳好逑、香港八和會館主席龍貫天等藝術家穿過的粵劇戲服，穿針引線、繡花圖案，既有已失傳的製作工藝，觀眾也能從中感受到粵劇藝術的發展歷程。

香港都會大學何陳婉珍粵劇研藝中心主任、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（教與學）陳家愉介紹，是次展出粵劇戲服來自協辦單位、多位粵劇名伶及其家人、學生的借展，希望觀眾可以通過觀展，打破固有認為戲服只是舞台道具的刻板印象，而能從「可穿戴的藝術品」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這些部分工藝已失傳、且為名伶穿過的「無價之寶」。展出進行期間，展櫃中的戲服或許會更換，倘若現在有粵劇人士想要借展戲服，可隨時增加展櫃。

陳家愉希望向參觀者呈現戲服在刺繡、配色、剪裁與結構設計上的美學特點，更傳遞戲服如何承載文武生、武生、丑生、花旦等不同「行當」、即角色類型的身份與性格特點。

日前展覽開展時，龍貫天來到展覽現場，他今次借出了兩套戲服，均為手工製作，「以前的戲服為手工製成，如今被機器所替代，我希望觀眾能從這些戲服感受到它們不僅是演員演戲所穿，更是工藝與文化的結晶品。」龍貫天表示。

林家聲的學生、粵劇文武生任丹楓也來到了展覽現場，她介紹林家聲戲服的圖樣出自其太太紅豆子所繪，亦憶述林家聲在人生最後的日子，也在強調粵劇傳承的重要性，「粵劇的傳承不一定非要引導很多人走上粵劇表演之路，只要能多點人接觸、認識，了解到什麼是戲服、身段等，就已經很好。」

為妥善展示這批戲服，香港都會大學採用特別的專業展櫃，嚴格控制溫度、濕度與燈光，以確保展出的戲服，特別是對保存環境有極高要求的「珠片戲服」得以妥善保存。

此外，展覽亦展出約十餘齣粵劇的二胡、光緒三十年的洞簫、新馬師曾黑膠唱片《啼笑因緣》、《雷鳴金鼓》（上）《萬惡淫為首》（中）《彩鳳喜迎春》（下）的泥印劇本等。



### 焦點戲服 (部分)

#### 紅色鑲邊女蟒

▲這件紅色鑲邊女蟒（又稱貴妃蟒）為芳艷芬在1994年為香港醫科專學院作慈善籌款演出折子戲《紅綾配》所着，由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芳艷芬藝術傳承計劃借出。女蟒比男蟒短，袍長過膝，除繡龍外，亦會繡丹鳳、牡丹等，下裝配裙子及飄帶，為后妃等有身份的女性所使用。

### 橙底金線仙鶴補子花圓領

▲林家聲於1987年演出《煙雨重溫驛館情》時曾穿這件戲服，全衣以傳統「釘金繡」工藝一針一線縫製，十分奪目。這件戲服為林家聲學生任丹楓借出，其「圓領」又稱補子或官衣，屬文武官服，專為官階較高的文武官角色而設，其下擺繡有圖案，有別於一般素色官服。



### 粉紅色小古裝 (小姑娘)

▲這件戲服為梁少芯親自設計的「小古裝」（多為未婚女子角色穿着），此戲服是她於1980年代與羅家英合演《仙履奇緣一線牽之驚情》時，為配合劇情而特別構思的戲服。該戲服配有紅色大袖外披，配有水晶裝飾的花鞋，更別出心裁地以孔雀毛作為點綴。

### 白底橙金繡小靠及西盔

▲龍貫天借出的是他在《胡不歸》演出中所穿，此衣衫結構為武打動作頻繁、身手敏捷的武將角色而設，例如軍中的先鋒或將帥，可以方便演員進行翻騰及搏擊。「西盔」設計滲入西方電影中古代帽飾的特色，盡顯粵劇服飾的融合性。



部分圖片：主辦方提供

「裳心貫藝 聲好芳華」粵劇戲服展覽  
日期：即日起至6月30日  
地點：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5樓何息東圖書館  
免費參觀（需登記）